

军装记忆

■陈先平

伤病,但忆起当年的工兵生活,依然豪情万丈,没人说当工兵苦、当工兵累。大家不说苦,却爱说与军装相关的往事,心中最怀念的是曾经穿过却总觉得没有穿够的那身军装。

导弹工兵被称作“为导弹筑巢的人”,与大山为伍,与苦累相伴。然而,当有一天被告知不用待在山里,不再受苦和累,但要摘下领花帽徽,脱下军装时,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大家是有多么留恋这身军装。工兵平日里的多是工装,一身泥一身水,看不出衣服本色。他们的军装平时放在衣柜,只有在“八一”“十一”这样隆重的节日,在国旗军旗下列队宣誓时,才有机会拿出来穿。不少人虽然当了三五年兵,军装却没穿几天,甚至还来不及得及照张军装照寄给家人。忆起当年穿着军装宣誓的场景,我依然热血沸腾,似又听到回荡在群山深谷、久久不能消竭的声音。

二

时隔多年,军装记忆成为我们感动与温暖的情感支点。忆起穿着军大衣在寒冬里站岗的往事,说起退伍老兵对军装的怀念,都不禁让我泪流满面。我们工程部队在大山深处施工,住的是简陋土坯房,防寒性差,是军大衣陪伴着我们度过寒冷的冬天。当时,我们连有近百件军大衣是一代代老工兵传下来的,有的还是抗美援朝老兵们穿过的。每一件都承载着故事,浸透着——苍苍老兵的汗水、泪水,甚至鲜血,浓缩着一代

代工兵的悲欢,传递着他们坚强而鲜活的精神。每到退伍季,即将离开的老兵都想带走这身陪伴自己好几载,甚至有的已露出棉絮的旧军大衣作为留念。按照规定,退伍时军大衣不能带走,这些军大衣就这样一茬茬传了下来。军大衣磨损的痕迹以及那一串曾经穿过它的战士名字,让它成为接续创造荣光的见证。

当年我下到老连队时,班上有位比我们早一年入伍的山东籍老兵,个头小却领了一身大号军装。他一直盼着能到团部仓库换身合适的军装。因为担心穿过就换不成,也就一直没敢穿。直到一年多过去了,他还没能穿上新军装。每到节日参加集会,他都因为军装不合体而被指定在连队留守。这让他苦恼不已。我们这一批新兵下连时,他拿着比试无数次却一次也没穿上身的崭新军装,挨个班打听,有没有衣服不合体、能够与他调换的。连长知道这件事情后,让全连战士集合,下达了一个任务——全体新兵的军装加上这名老兵的军装来个大调换,尽可能让大家都穿上合身的军装。最后,老兵终于调换到一套还算合体的军装。老兵满心欢喜地穿上新军装,佩戴上三等功奖章,向全连战友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此时他已是泪流满面。

三

“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士换上一身新军装,穿上新军装是孩子愿望,不

能再有遗憾!”那年冬天,下到施工连队才一个月的一名河北籍新兵,在施工中壮烈牺牲。这批新兵一下连队就进了施工坑道,一直穿的是工服棉袄,配发的新军装还都统一放在军需仓库里。那名新兵牺牲时,身上的工服满是泥水,还有浸透衣服的血迹。我当时在团政治处当书记,政治处主任带着我从团军需仓库领了一整套新军装。

我捧着崭新的军装赶到团卫生队时,卫生队李队长正用棉球蘸着酒精小心擦拭着牺牲战友身上的泥水和血迹。眼前的一切,让我顿时充满了对牺牲战友的深切哀悼与敬意。我捧着崭新的军装肃立在一旁,看着静静躺在洁白床单上、比我年龄还小的战友,与他默默告别。李队长一件件为他换上崭新的军装,动作很轻,神情是那般专注,好像是在为自己心爱的孩子穿衣服。李队长告诉我,这位战友连一张军装照也没寄回家就牺牲了。他的父母正从千里之外往这里赶,一定要让他们看到儿子穿着新军装的样子。这不仅是对牺牲战友的亲人,也是对所有战友的一种慰藉。

这段沉重的记忆,我不忍提起,却又永远不能忘记。每每忆起,泪眼朦胧中就会浮现那位年轻战友的模样。

在我的军旅记忆中,一张张青春面孔,在军装的映衬下英武豪迈、神采飞扬;那些浸满汗水、泥水的身躯,散发着属于军人的荣光。军装是军人的另一层皮肤,见证着军人火热的激情,支撑着军人的精神与生命。它承载着在血与火、生与死熔炼中汇入血脉的理想信念,伴着军人坚定前行!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年初,我跟随“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采访组,前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飞机一落地,就让人感受到东北的寒冷。皑皑白雪覆盖山川,呼出的白色水汽瞬间就被寒风吹散。然而,行走在黑土地上、牡丹江畔,我的内心却奔涌着阵阵热潮。因为这块红色热土是人民空军的起飞之地。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东北老航校”。战火中,它曾四次搬迁转移。今天,在位于牡丹江的东北老航校旧址,依然可以见到70多年前人民空军艰苦创业、英勇奋飞的航迹。

走进东北老航校旧址,呈现眼前的是启航广场、展陈中心、老跑道、机堡、气象台……时间跨度70余年的历史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铺展开来。宽广的启航广场上,屹立着一座由党旗、老航校校门和飞行员等元素造型构成的雕塑。蓝天白云映衬下的鲜艳党旗和青铜雕塑,无声诉说着人民空军铁心向党、艰苦创业的历程。在这座意蕴丰富的雕塑中,东北老航校校门被设计为3.1米高,意在纪念老航校的成立时间——1946年3月1日;矗立的雕塑,整体高7.21米,标志着老航校培养的学员首次单飞时间——1946年7月21日。青铜无言,群雕中不同时期的飞行员形象,生动展示着从老航校创始到人民空军日益强大的发展历程。

当我思绪沉浸在人民空军波澜壮阔的奋飞历史中时,正在航标的同志发出一阵惊叹。从空中俯瞰,启航广场上的图案有一颗红五星,一个“中”字嵌在这颗红五星中部。这座雕塑恰是“中”字的主体部分。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正是东北老航校的机徽标识。这是老航校在党的领导下,肩负起为国培育航空人才重任的形象表达。

穿过启航广场,我们步入由老航校机库改造成的展陈中心。厚重的大门敞开着,大片褐色与黑色斑迹,流露着岁月的沧桑。一组雕像展现着老航校人的艰难创业经历和智慧英勇——人推火车、马拉飞机、酒精代航油、直上“九九”高教机……这些是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也是我成为空军部队文职人员后最先学到的历史知识。它们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展陈中心两侧的展柜里,陈列着见证了光辉历史的文物。与我们同行的一位空军军史专家,指着一本老航校学员毕业证对我说:“你看这个红五星和机徽上的有什么不一样?”那是老航校学员毕业证上的一页,写着学员龙定燎在飞行队第一期学成毕业情况,上面印着红五星包围一个“中”字图案。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专家说:“毕业证上的红五星是带尖角的,而老航校机徽上的红五星是不带尖角的。”我仔细对比,确实如此。当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东北老航校的学员义愤填膺,满怀战斗热情。然而,当时航校刚建成不久,他们飞行理论和经验都不足……而且航校飞机紧缺,能用的配件都没多少,甚至一组机轮要多次换下给不同飞机使用,根本不具备参战条

回望奋飞的起点

■翟羿鹤

件。此时,东北老航校正着手设计机徽,于是就设计了红色圆环内红五星切去尖角的造型,意在让学员们戒骄戒躁、不露锋芒,沉下心来努力掌握飞行技术。这些学员果然不负众望,克服重重困难,实现放飞蓝天的梦想。于是,颁发给他们的毕业证书上印的机徽不再是切掉尖角的红五星,而是带尖角的红五星,表示他们已成长为合格的战斗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众多空战英雄,都是东北老航校培养的飞行员。

等我们探访完气象台和老机堡,已是傍晚,天空又下起大雪。我们被告知,当年的老跑道已被冰雪覆盖,什么也看不到,大家只好返回。我回想着在老航校的见闻,难以言表的感动澎湃在空间。于是,我冒着风雪前往老跑道。空旷的雪野上,只能看见立着的指示牌。灰蒙蒙的天色下,远处的草棚更添几分宁静。思绪伴随着风雪飘扬,我踏上了空军先辈们起飞的跑道,追寻着他们的奋飞航迹,感受着他们的斗志激情。猛然间,我想起刚才在气象台看到的一句话:“敌人想叫我们趴下,我们一定要飞到天上去!”

革命战争年代,一批批怀揣航空梦、凌云志的官兵和青年学生,闯过重重阻碍,从黄土高坡来到白山黑水,成为东北老航校的一分子。他们创造的奇迹和凝成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东北老航校精神,传递着催人奋进的力量。当我来到这里,真切感受那段历史的厚重,看到先辈们燃烧激情和生命创造的奇迹,我多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春风送暖念师情

■孙宗子

一道竖杠。

最终,我和其他8个同学被准确无误地识别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老师识别的方法就是看肚皮上的划痕是否发白,发白就证明是刚洗过澡。“不让你去洗澡就是防止出事。”他狠狠地批评了我們,让我们保证下次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一年中最难熬的时候是冬天。冬天特别冷,学生的手脚会被冻伤。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老师早晨照旧检查个人卫生。检查的内容就是看每个人的手和脖子干不干净,有没有灰,早晨洗脸了没有。

记得有一天,孙老师径直走到一个同学面前:“伸出脖子!”学生一歪头露出脖子。

“多少天没洗了?”学生不敢抬头,开始低声哭泣。

“伸出手!”老师又提高了嗓门。学生不敢抬头,他的棉袄又破又脏,袖拐处露出了棉絮。他慢慢向老师跟前挪动了两步,从破棉袄袖口里慢慢伸出两只又瘦又黑的小手。

那双手让我终生难忘:双手蜷缩着,十个手指黑黑的一层灰,关节处全部裂开了口子,长长的、红红的,带着暗红血丝,手背冻伤的地方长着脓疱。他手指弯曲着,不敢伸直。

瞬间,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秒、两秒、三秒……不知谁轻轻说了一句:“他娘了!”

老师一愣,接着轻轻地拉过那双小手,眼睛慢慢地环视了一圈全班学生。他闭上眼睛,一行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泪水滚落在那双小手上。他嘴唇动了动,似乎要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从自己的棉袄兜里摸出了一管叫“口子油”的防裂霜,轻轻地涂在小手血口处。他低下头,捧着那双满是血口的小手,用嘴吹了吹,扯了扯学生棉袄又长又大的袖口,慢慢地把那只小手掖了进去。

同学的母亲那年秋天刚刚去世,撤下他们兄弟姊妹5个。他最小,只有9岁,他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那年冬天没有人给他们缝制过冬的棉衣,甚至一个冬天都没吃到一顿热汤热水的饭菜。

“我错了!”老师哽咽着。

“哇。”学生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

老师敞开宽大的棉袄衣襟紧紧地把我裹在怀里。多少年过去了,我想起这个场景依然泪湿双眼。

又开始上课了,伴随着太阳的升起,屋里暖和起来。那天同学们听课也特别认真。

孙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既教语文又教算数,还有音乐、美术、体育,他是标准的全科老师。跟着孙老师上了两年小学,我学会了数和加减法,也学会了不少汉字。

学识字比算数难,既要会读、学拼音,还要会写,字要整齐。孙老师的办法很多,每个字,先是老师领读,再让学生轮流上讲台领读,反反复复读,直到读会为止。读的环节结束了,就让学生写。写字要先讲笔顺,也就是字的笔画顺序,其次,才是写字。老师一笔一教,学生一笔一仿。遇到笔画多的字,老师会把单独的字编一个小故事,故事听完了,字也会写了。学习“金”这个字时老师编的故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老师讲,什么是“金”?“金”就是金子的“金”,闪闪发光,很值钱的东西。“金”的意思明白了,下一步就是写的问题了。老师继续编故事:“金”字从上往下写。按照这个故事写。一个人姓王,腰里揣了两块糖。这个字就写完了。”有的同学写“金”字多写了一个点,老师纠正说:“腰里不能揣太多糖,就两块,多了就不是‘金’了”。故事听完了,字也会写了。这样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

后来我升了年级,见他的机会少了。孙老师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他一二年级轮着教,一直到退休。再后来,我到外地上学、工作,多年也见不到老师一面,但心里一直装着我的老师。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突然接到老家同学的电话:孙老师走了。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孙老师还是穿着那件又大又肥的棉袄,教我们数数,给我们讲人生道理。伴着琅琅读书声,他高兴时哼着小曲悠然自得的样子,难过时敞开宽大的棉袄把学生裹在怀里的样子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从梦中醒来,我久久难以平静,无限感慨曾经的岁月,感恩老师的教诲。那份感动深深刻在心里,成为人生温暖的记忆。



大地上的英雄

■陈 壮

用锤子,用镰刀
用血与火
凿破亘古不化的冰雪
燃起照亮前路的灯
高举红旗的队伍
在大地上
唱起奔向复兴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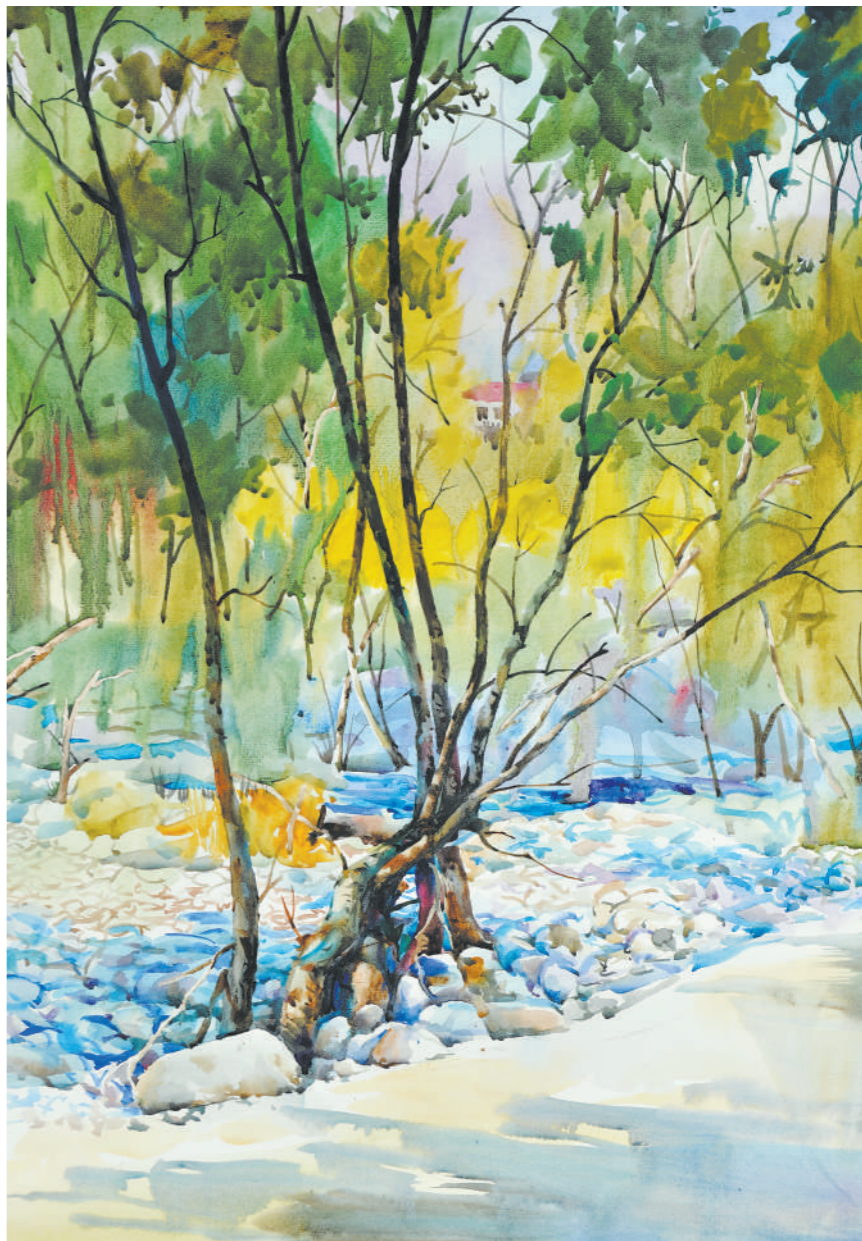
用双手,用心灵
用奋斗与奉献
让城市的霓虹
闪烁在古老的土地
让幸福的天路
畅通于世界屋脊
钢铁与战士和鸣
发出铿锵声

用科技,用汗水
用智慧与经验
让数字的瀑流
穿梭在未来的战场
让鲜艳的旗帜
永远飘扬
才情与力量同行
续写属于英雄的荣光



长 征

第 6066 期



静谧(水彩画)

孟祥洋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三月,春风送暖,万物逐渐苏醒。每当漫步在春日的融融暖意中,在烂漫的桃花下,我都会忆起那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忆起我小时候的老师——孙老师。他带给我如春风般的温暖记忆,陪伴着我走过四季、走过岁月。

孙老师在解放前上过私塾,是当时我们周边少有的“文化人”。解放后,他因为家庭出身好,为人老实厚道,村里选他当了民办教师。孙老师高个头,方脸形,黑脸庞,威严中又不失亲切。

孙老师很乐观。有时学生们在屋里写作业,他会搬个板凳倚在教室门口的门框上,晒着太阳,眯着眼,悠然自得地哼着京剧。他哼唱的曲子一般是京剧《红灯记》,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他兴浓时摇头晃脑,如醉如仙。他唱得醉,我们听得醉。

看景归看景,听戏归听戏,作业还是要完成的。不一会儿,老师忽地站起来:“时间差不多了吧?把作业交到讲台来。”他像变了一个人,满脸严肃。

没完成作业的先是罚站,后是罚抄,每个字罚抄20遍或100遍不等。罚站或罚抄的时间长短和遍数关键还要看态度。

惩罚完了,老师开始总结训话:“人是分等级的。”老师清了清嗓子,“共四等,一等人用眼教,使一个眼色就知道改正错误;二等人用话教,必须说出来才能改正错误;三等人用棍教,必须用棍棒敲打才能改正错误。犯了错误别人不说自己就能改正,这就是人上人!”

“你们几个人算哪等?好好想一想吧。”老师提高嗓门。

夏天是孩子们最快乐的季节。中午放学后,我们成群结队到池塘洗澡,老师再三嘱咐不能去也无济于事,大家想着反正老师看不见。一天下午一上课,孙老师问:“中午谁去洗澡了?”都说没有。老师让每个男生脱去上衣,光着膀子,露出小肚皮。他板着脸,撩起袖子,走到队伍前面,从左到右,用食指指甲在每个男生肚皮上划